

一朵小紅花

杰·憲蓋拉亞著



新文藝出版社

6406



一朵小紅花

〔苏〕杰·宪盖拉亞著

楊霞華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富有抒情气息的中篇小说。

故事情节是通过青年记者別讓的回忆而展开的。作者用別讓的眼睛来看周围的事物，真实而感情洋溢地描写了別讓目击和身受的种种：战前和平幸福的生活，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的侵略行为，苏联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个人的遭遇和感受。在战前，当別讓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对他友人阿尔契尔的妹妹瑪依珂怀着一种尚未定型的模糊的爱。战事结束后，別讓回到故乡，他和瑪依珂的爱情，就迅速地成熟了。

在这部作品里，友谊这个主题，和故事的整个过程有机地打成了一片。作者通过主角们的思想情感和相互关系，鲜明地揭示了苏联人民丰富而高贵的精神世界。

Д. Шенгелая

АЛЫЙ ЦВЕТOK

本署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аря Востока»

Тбилиси, 1955年俄譯本轉譯

一 朵 小 紅 花

[苏]杰·宪盖拉亞著

楊 霞 华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442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5 字數 94,000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 定价(6) 0.42元

封面設計：周 彩 林

統一書號：10078·1442

定價：0.42 元

第一章

1

三月里，天气仍很寒冷，河面上已经解冻的地方，一到傍晚，又盖上一层花纹似的薄冰。不过太阳从乌云后露出来的次数愈来愈多了，明丽和煦，完全是春天的气象了。

卫国战争第二个冬天快过完，我们的部队排除着重重障碍，正在以不可抵挡的雷霆万钧之势向前推进。在战斗中，在进攻时，大家忘却了困顿和疲劳。

“前进！前进！”到处听得见这样的叫声。这两个字是那些日子里战斗的呐喊，它们挂在每个战士的嘴上和心里。

我搭着一辆运送轻伤战士的卡车回到我工作的兵团编辑部去。车子在市街上驶行。这是一个刚刚由我们的部队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城市，有些地方还在进行巷战；空气中回荡着逐渐远去的战斗声。刺人肤骨的寒风，带着尖利的呼啸声迎面袭来。我坐在油布上一个青年军官旁边，翻起军大衣的领子，两手深深攥在衣袖筒里，膝盖上搁着一根冲锋枪和一只战地背囊，里面装满了报纸的资料。

伤员们不时用好奇的目光对我这个陌生军官望上一

望，可是大家保持着沉默。我看到每个战士的脸上，都有一种由紧张的战斗所引起的、我很熟悉的疲倦的神情。在寒风中，他们蜷缩着身子，注视着向我们迎面而来、开往前线去的部队，脸上露出一副不加掩饰的羡慕的表情。

靠着高高的车边档坐在我身旁的那个军官惋惜地叹了口气说：

“唉，在这热火朝天的时刻，偏偏叫我挂了彩。”

他膘了膘他的伙伴们。

没有人答腔。不过这样的沉默比说话表示的更明白；我觉得人人都在感受同样的懊丧。

车子每震动一下，那个挺年轻的司机就惊慌地扭过他那张红喷喷没有长须的面孔对我们看上一眼：他担心车子的震动，会引起伤员们的痛苦。太阳忽儿隐藏在铅色的乌云后面，忽而又在乌云间露出来，斜斜的阳光照耀着一个个光秃的树梢。

我似乎打起盹来了。

车子蓦然震动了一下，我惊醒过来。在我半睡半醒恍恍惚惚的当儿，天空已布满了乌云。我们的卡车停在一个陡峭的河湾旁边，河已冰封，有条大路沿着河湾蜿蜒而去。马达轟轟响着，颤动着，车子准备随时开动。军政治部和跟它在一起的兵团报编辑部就在附近什么地方。（我在前沿的时候，它们就迁移到这里来了。）我应该从停车的地方步行前去。我背上冲锋枪，挂好背囊，就下了车。

“一路平安！”司机用低音说（这种低音，跟他那张处女

般嬌嫩的面孔，显得很不相稱)，同時指了指對河什麼地方。
“小心點走路，別踩上地雷！”

我向旅伴們揮手告別後，就沿着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
向着河走下去。

四周一片靜寂。被炮火打彎的輸電綫鋼杆循着一望無
際的沉寂的平原，向遠處伸展出去。沖鋒槍和背囊壓得我
肩頭酸痛。我謹慎地走在冰凍的河面上，用心提防着滑倒。
驀地下起雪來。雪是那麼瑩潔，那麼大片大片的，頓時使周
圍的世界，蓋上了白茫茫的一層。在一陣陣疾風的吹刮下，
沉重的、濕漉漉的雪片，扑打着我的臉。雖然如此，空氣中
仍叫人感到有春的气息。

從溫暖的地區飛來的白嘴鴉，精神抖擻地聒噪着，順着
大路边緣和炮彈坑邊飛下來，隨即又飛起來，象被一陣疾風
刮起來的焦紙片。隔不一會，又飛落在附近什麼地方了。

毀壞了的鐵路路基，沿着柏油公路伸展出去。公路兩
側，橫七豎八地躺着德軍潰退時鋸下來的一根根電杆木，一
個個毀壞了的火車頭和車廂的熏黑、生鏽的骨架。

僅僅一星期前，敵人還在這里狠狠地守衛過自己的防
綫。為了擊破敵軍陣地，我軍曾連續出動幾師兵力；在那一
望無際、遍地白雪的平原上，响起了一片鬧轟轟的戰鬥聲。
隆隆的炮聲，馬達的吼叫聲，坦克履帶的軋軋聲，响彻四周。
敵軍妄圖以殊死的反攻從我軍手里奪取勝利。

我已不再希望天放晴了，可是就在這一刻，烏雲忽然消
散了。

在那夕照染紅的天空，暗淡的暮色，正在悠然浮動。暗黃色的地平綫上，隱約現出遠處森林參差不齊的樹梢。森林那一边是前綫。夜的阴影，在地面上悄悄移動。我踏着雪地前進，慢慢走近不久以前從敵人手里奪回的那個被毀的市鎮。它忽兒隱沒在土堤和山崗後，忽兒又出現在遠處。不知打哪兒吹來的一陣微風，帶來一種依稀熟悉的气味，但又立即消失了。

一道回憶的柔波，攔住了我，把我送到我的家鄉梯比里西，引我回到很久以前那一個靜穆的、炎熱的六月之夜。在我眼前，現出已離別兩年的我的房間，房裡擺着那張狹小的鐵床。夏夜發出沁人心脾的芬芳。沉睡中的城市的心房在隱隱跳動。黑暗裡傳來古拉河低沉的波濤聲。

挂鐘敲了兩下。鐘聲也兩次撼動了警覺的夜的寂靜。我坐在靠近敞開的窗戶擺着的寫字台後面，枉費心思地思索着一篇新的短篇小說的第一句，也就是應該成為已形成的構思的最初呼吸的詞句。

那往常使思想仿佛長了翅膀、心房加緊跳動的被抑制着的激動，這一回却妨礙了我。我不能集中思想，並且由於心不在焉，竟沒有發覺從鄰室發出的縫紉機聲音已經停息。我的母親想來做做活睡着了。母親很會熬夜：春天她批改學生卷子往往改到天亮，而現在又因準備避暑，通宵埋頭縫紉了。

街頭傳來深夜汽車短促的喇叭聲。室內似乎樣樣東西都在打着瞌睡：那高得碰到天花板、裝滿書籍的書架啦，那

发出黑油油的洋漆光的鋼琴啦。窗外，被我的台灯照得亮光閃閃的綠油油的树叶，紋风不动。那棵樹很高，高出我們的三层樓；每逢春天百花怒放的季节，蜜蜂就成群地繞着樹飞舞；在快到冬天，枝頭叶落的时候，樹枝上干了的新月形莢子，在秋风下輕輕地颯颯作响。要是在莢边上咬一块下来，那发粘的黃澄澄的液汁，就会在嘴里发出甜津津的味道。小时候，我和我的朋友阿尔契尔·达拉謝里捷曾多少次不顧那尖利的長刺，爬到樹梢上去。我曾多少次坐在樹枝上，向我臥室窗內窺望。我母亲听見我們的声音，总是惊駭地奔到窗口来，恳求我們从樹上下来，可是这不过是徒劳。我唱着歌，在樹枝上搖蕩——我很喜欢从这儿了望室內……

我和阿尔契尔同年。我已喪父，他的母亲也已去世。我們住在緊貼的兩個寓所里，相距咫尺。我天性好动，常常心不在焉。阿尔契尔性情沉靜，心思集中，恰恰跟他那热情洋溢、性子急躁的父亲索洛蒙·达拉謝里捷（杰出的格魯吉亞人民古代史研究者）相反。

在童年时代，一些共同的兴趣和嗜好把我和阿尔契尔結合在一起，我們真是朝夕与共，形影不离。但一到了青年时代，我們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我追隨母亲，学习語文学，專心致力于文学課；真出人意料，阿尔契尔竟离开了他父亲的道路，埋头研究結晶格、原子核和宇宙綫的复杂理論。我心头忽然感到一陣难过，也許我不了解自己的才能吧！

我在房里踱了几步。窗外，在那高远的黑沉沉的天空，

繁星射出燦爛的光芒。我忽然消除了疑慮，覺得輕鬆愉快起來。我在圈手椅上坐下，沉浸在快樂、寧靜的思潮里，不覺睡着了。醒來時，天已破曉了。

一條乳白色的薄薄的晨霧，順着姆塔茨明特山麓弥漫開去。山頂上鋼纜鐵道站上白色的柱子，浴在初升的陽光里。我怕惊醒母親，踮起腳尖向樓梯走去，小心地輕輕掩上房門。就在這一刻，鄰寓的門大聲打開了，梯台上出現了索洛蒙·達拉謝里捷，他正在低低地嘮叨着什麼。他肩頭披着一件輕巧的斗篷，一頂白草帽，使他那原來高大的身材，更顯得觸目了。他一手拿着那個我很熟悉的淡黃色公事皮包，另一隻手拄着一根多節的山茱萸手杖。索洛蒙很久不修胡子了，身上一條揉皺的褲子和一件不稱身的穿舊了的上裝，說明他早已缺少女人的照顧。由於經常伏案工作，他兩肩前聳，手臂似乎顯得更長了。儘管如此，他還是一個相貌堂堂的漂亮男人。

我一看到他身旁那個捐着獵槍的大學看門人老米哈，才記起今天是星期日。不用說，教授決定利用這個不舉行考試的日子到城外姆茨赫塔去，那兒正在進行考古發掘工作。我奇怪的是他那活潑淘氣的小女兒瑪依珂沒有跟他一起去。

自從阿爾契爾對歷史表示冷淡後，達拉謝里捷就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瑪依珂身上了。他深恐女兒也做“叛徒”，從她幼年起，就竭力想辦法使她對他所熱愛的科學發生興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常常裝做無意中把一本本厚

厚的历史小說偷偷塞給她，或者跟她一同埋头研究一些古代的宝石和宝石戒。

“早安，索洛蒙老伯！”我向老人問候，又馬上轉過去對他的旅伴說，“您好，米哈伯伯！”

看門人的一对小眼睛里光采奕奕，臉上露出快活的、善良的微笑。

达拉謝里捷好象直到此刻才看見我。他用一个漫不經心的手勢整了整架在鷹鼻上的眼鏡，詫异地揚起兩道眉毛，用近視眼者特有的那種凝注的目光，逼視着我。

“啊，你好，年輕人！你干么这样早就起床啦？真是個不可救藥的夢想家！其實一個人在二十三這樣的年紀，總是心頭火熱的，對不對？”

老人的話中，含着輕微的、溫和的嘲笑；不過這沒有使我着惱。他不等我回答，就蹙起他那雙濃眉，嘆了口氣，懊惱地抱怨說：

“瑪依珂還在睡覺！我本來想帶着她一同去，可是怎麼也叫她不醒……”

他生氣地揮了揮手。

老人讓米哈走到他前面去，靠在我的手臂上，心事重重地和我走下樓梯。當我們走到庭院里時，他停下腳步喊道：

“你倒想想看，她看唐·吉訶德，整夜沒有合眼！”

庭院里蓋上了一層被夜里濕氣打落下来的灰糊糊的塵埃。從古拉河吹來的微風，在我臉上掠過，帶着一絲難以覺察的涼意。

达拉謝里捷一声不响地把他那件浅灰色的斗篷递给米哈，伸出他那青筋暴露的长颈（好象想从紧压着他的领子里解放出来一般），愉快地把前额伸出在微风中。

“多美妙的早晨啊！呼吸多么舒畅！亲爱的別讓，我爱这样的时刻……这个早上的时刻，这时万物都在苏醒……”

接着他忽然提議說：

“你願意跟我一同去嗎？”

但当我们走到街上，达拉謝里捷一眼看见了对街人行道旁等他的汽车，就着忙起来，把我给忘得干干净净了。

“快一点，米哈，咱们要迟到啦……你看，太阳已老高了！”

他把皮包和手杖紧紧夹在腋下，一手按住头上的帽子。几乎是奔一样地走到汽车那边去。

司机给他打开了车门。索洛蒙几乎把身子变做两段，吃力地挤进汽车，总算带着自己的手杖在后座上坐下来；但他仍旧放心不下，把脑袋伸出车窗，性急地望着我们这一面。直到米哈带着自己全部应用的东西来到他身边后，达拉謝里捷才定了心。

汽车开动了，留下一股熏人的汽油味，随即在拐角处消失了。

我独自在门口站了好一会。我面前是一顶桥，对街紧靠桥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图书大楼，里面有一个个沉重的圆柱，和一带白色的栏杆。达拉謝里捷焦急的心情似乎也感染了我。沿新河岸街栽种的一行行白干枫树，发出一种誘

人的沙沙声，不知不觉把我吸引到远处去。

四周靜悄悄的。清道員从容不迫地打扫着街道。一个腰里挂着园艺剪刀、系着圍裙的园丁正在澆花。难得有一輛卡車駛过。冷落的街道上响着早起行人的脚步声。一群灵活的燕子快乐地啼囀着在浪头上掠过，飞起来又落下去，它們雪白的胸脯几乎触到了水面。公园里散发出一股清新之气，树木迎着晨风兴高采烈地搖来晃去，好象在召喚我。

我漫不經心地向四周群山的輪廓扫視了一下。远处，烟靄籠罩下，綿延着高入云霄、有着紫丁香花顏色的节达甸山嶺。山嶺后，紧貼地平綫，巍然聳立着卡茲別克积雪的山頂，很象一个个閃閃发光的圓錐体。古拉河高高的右岸上蘚苔复盖的陡崖，俯临河岸街；在那一年四季似乎都在流泪的湿漉漉的峭壁上，密麻麻盖着一层蔓生植物。林中草地上鮮艳欲滴的綠茵中，紅、黃、白三色花朵現出五光十色。一座座高楼大厦，一幢幢舒适的小洋房，和它們密密纏繞着長春藤的阳台，沐浴在阳光中。生命的喜悅和无窮的幸福感，充溢了我整个身心。

2

炎熱还没有逼人的温和的六月的晌午悄然来到了。一群孩子在我們寓所里一个不大的庭院里游戏。他們嘹亮的、兴高采烈的声音，打进了街头單調的嘈雜声中。男孩子追逐着一个皮球，女孩子在跳繩。一些最小的孩子蹲在水

龙头旁边一心一意忙碌着：他們把洋鉄罐頭灌滿了自來水，倒出來，又重新灌進去。他們那赤裸着的小腳和那因為星期天而穿上去的節日的小鞋子濺得稀濕，但他們却一點不在乎。從敞開着的窗戶里，從街道上，從一些相鄰的院子裡，飄送來各種各樣的聲音，交織成一片。有人唱着“達依霞”^①中的抒情曲；一些玩甘松香的人用骰子狠狠敲擊着；什麼地方傳來一陣青年人無憂無慮的嘻笑聲。

衣服沒有穿整齊的男人，手肘支在陽台的欄干上，悠閑地抽着紙烟。他們今天不用上班，所以很遲才起床。主婦們在陽台上忙碌地跑來跑去。似乎丈夫一在家，她們的活兒就增加了一倍。她們把地毯，厚被，冬季大衣和西服——一切需要撒上樟腦粉後放在箱子裡過夏的衣物——拿出去晾晒，一面无謂而令人厭煩地嘮叨着。不過丈夫們沒有聽她們嘮叨，只是含笑注視着正在遊戲的孩子們。

我用眼睛搜尋了一下瑪依珂，但無論院子裡或是達拉謝里捷寓所的陽台上都不見她的人影。

“還在睡覺，”我心里想。從我們的寓所裡傳來縫紉機的嗒嗒聲。“她也許在我們家裡吧？說不定就挨在媽媽手腳邊，用碎布片替自己的洋娃娃做衣服，妨礙着她縫紉吧！”

可是我推測錯了。我跑上三樓，按了按達拉謝里捷寓所的門鈴後，正是瑪依珂本人給我開的門，她一面用靈活的手指編着髮辮。

① 歌劇名。

一看見我，她那兩只藍幽幽的眼睛就閃閃发起光来，醒來帶着紅暈的黝黑的小臉蛋，一下子現出兴高采烈的表情。

“啊，蜻蜓！”我叫了一声，同时伸过手去抓她的一只胳膊。但她真的就象蜻蜓一样灵活，抓住她真不容易。“阿尔契尔，阿尔契尔！別讓来啦！”瑪依珂大声叫喊，真好象我不知是怎样的一個稀客了。她一脚立定轉了个身，一只手紧紧握住那根沒有編好的粗大的发辮奔到房里去了，身上的一件格子衣服飄舞着。

“站住，沒用的女孩子，站住！反正我捉得着你！”我开玩笑地跺着脚，但并没追赶她，而是一边笑着从昏暗的过道走到房間里去。房間里的陈設，一下子就叫人看出，这所屋子里，已多年沒有主妇了。

达拉謝里捷的寓所里，乱七八糟堆滿了形形色色的东西，叫人看了眼花撩乱。这里一切都杂乱无章：中世紀建築式的紀念碑的图案和格魯吉亞古代湿壁画的优美的摹本，跟一張張物理表格和科学家的肖像杂乱地挂在一起；欄板上摆滿了精致的瓷器，瓷器旁边放着一些用石膏粘合起来的古陶器的碎片；靠近一只有抽屉和欄杆的古式东方沙发床，放着一只十八世紀的弯腿的“布尔細工”^①小桌子。桌子上堆滿了斯基台^②箭，柯尔赫达^③扣子和古代墓穴里取来的发黑的青銅器。最后，在父子兩人的东西中間，瑪依珂的

① 十七——十八世紀以金銀螺鈿等鑲嵌的木細工。

② 黑海北岸的古代游牧民族。

③ 西格魯吉亞給古希臘的名稱。

一些塞滿木屑的旧洋娃娃占着一个相当大的地位：小姑娘年紀虽已不小，还是怎么也舍不得丢下自己儿时的玩意儿。

阿尔契尔半臥半躺倚在沙发床上，用手肘撑着，正在入迷地讀一本書。他不时皺起高高的前額，一綹栗色的头发搭拉在額上。瑪依珂瞅了阿尔契尔一眼，立刻安靜了下来。她走到鏡子前面，繼續編着她那藍黑色的发辮，低声哼着什么歌曲，身子微微搖晃着。

乍看，她似乎不象她哥哥，可是兩人之間还是有依稀相似的地方。

阿尔契尔啪一声合上書本，在沙发床上抬起身子，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他灰溜溜的眼睛里現出一副專注的神情。我想使他从沉思中醒过来，就开玩笑地問道：

“喂，你倒說說看，你的妹妹可不是个又貪睡、又懶惰的姑娘嗎？今天她干嗎不跟父亲上姆茨赫塔去呢？”

阿尔契尔臉上現出快乐的微笑，他討好而調皮地問道：

“倒要請你自己說說看，昨夜你为什么通宵不睡？在写什么文章嗎？”

“誰对你說我沒有睡？”

“我既然問你，那就是說我知道这么回事罗，”阿尔契尔說。

他想用这种开玩笑的口吻繼續談下去，可是这时瑪依珂插嘴了。

“这是我告訴他的，”她一口气說。她搖动一下腦袋，把兩条編进了大紅絲帶的重甸甸的发辮甩在背后。“你以为

我沒看見你屋子里整夜开着电灯嗎？”

她帶着挑战的神气，傍着哥哥在沙发床上坐下，用一双手把裙子弄平了。

阿尔契尔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淘气姑娘自己就一夜沒合眼，”他温柔地摟着妹妹的肩膀說，“算我們大家都倒霉，昨晚她偏偏想起讀唐·吉訶德了，一直讀到早上放不下手。她不敢喚醒父亲，于是我就遭了殃。她跑到我房里来至少也有二十来次，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哈哈大笑。她就是光着脚板，單穿襯衫，坐到我床上，要我把这个愁容騎士^①种种行为的意义給她解釋……或者她重复着桑科·判扎^②的格言，象瘋子样发笑。她整夜都沒讓我睡觉！”

瑪依珂臊得滿面通紅，拚命想改变話題，就帶着央求的口气嚷道：

“我悶得慌！咱們一同到什么地方去蹓蹓蹓蹓吧！”

我和阿尔契尔会意地相互递了个眼色。瑪依珂的藍眼睛从烏黑的眉毛底下惱怒地對我們閃了閃，嘴唇抱怨地顫動了一下。

她在房里走了几步，在鋼琴旁站下来，用一个手指在鍵子上用力彈了彈，又馬上很响地关上琴盖。

“爸爸現在孤另另一个人呢！”她仿佛自言自語地說，担心地皺起眉头。

① 指唐·吉訶德，亦即該書主角。

② 唐·吉訶德的侍从。